

● 海天出版社

未必

● 徐 斌 著

WEIBIYINSI

隐私



未必隐私

徐 斌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必隐私/徐斌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1.10

ISBN 7 - 80654 - 538 - 7

I . 未... II . 徐... III . 访谈录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851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黄海燕 张 玫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2

字数:170 千 印数:1-8000 册

定价:19.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黄 啸

10年前认识徐斌的时候，我们分别被彼此的状态所吸引，我野得像蒿草，她贤淑得像修竹。我们当时都禁不住伸出手触摸彼此的长发和短发，那些不属于东西原来如此吸引人。10年之后，我一点点地回收自己，徐斌一点点地个性张扬，我们沿着冥冥中的道路相向而行，趋同之后渐行渐远然后再次趋同，很多很多的交叉点。

她现在出第二本书，命我写序。我和徐斌的办公桌是挨着的，两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彼此的眼皮底下展开的，喜怒哀乐想互不干扰也难。我想我真是可以告诉读者一个徐斌的，人生有几个10年的朋友呢。

徐斌是《深圳晚报》周末版的主编，她更为人所瞩目的工作是周末约访。就是前一本《红尘故事》和这一本《未必隐私》结集文字的文字出处。

说实话，这不是一项人人能干的事。首先你要有聆听的功夫，人们特别高兴特别幸福的时候，可能就各自快活去了，不到憋闷极了或者路尽了，怎么会想到找陌生人去诉说心中的块垒呢？找徐斌的人大都是带着心结的，难受的多，开心的少。很多年龄一大把的人对着她抹眼泪，想从她那里得到排解和答案，这是一份沉重的信任。我们旁人看着都有不胜唏嘘的感受。

徐斌倒是干得很受用，她可以冷静地听，然后冷静地给出她的意见，有时候她的意见是下了猛药的，多数时候会让人听了像她一样冷静下来，想想人生没什么过不去的，不就是放弃些东西嘛。同时做这个工作真的需要一颗善良的心，徐斌的周末约访就帮助了很多真正有困难的人。另外文字功夫也很重要，我看着徐斌的文字日渐老道起来。她本来文字感觉很好，现在更加写到点子上了。

常常在外面，别人说起《深圳晚报》，会聊到周末约访这个栏目，聊到徐斌，她和她的周末约访已经是晚报的一个品牌了，徐斌要坚持下去，这个城市需要这样的空间，她个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空间，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双赢吧。

生活里，徐斌应该是率性的，这是我们做朋友的前提。所以尽管我们之间磕磕碰碰很多，但是常常被一些一致给牵扯着，朋友就这样长久做下去。首先我们都是要阅读和要表达的人，我们不理解在空闲时间不肯手不释卷的人，不管多俗的书吧，不间断地阅读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消遣和日常的话题。

另外，我们都是不安分的，我的不安分写在脸上，她的不安分刻在骨头里，这很不公平。面对纷纭生活，徐斌对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说是我带坏了她，且不说这个坏的外延和内涵是什么，那种本质的变幻和对感觉的恣意追随其实是属于她的，不是什么人能改变得了的。淑女阶段对她来说其实是蝶蛹期，破茧而出之后才是本来面目。在这里我总算有了一个为自己说话的地方。

其实如果真的是那种骨子里的乖乖女，对生活的感受不会这么敏锐，面对生活的背阴面，不会有宠辱不惊的判断，还有抽丝剥茧的笔力，都是要阅历的，阅历这个东西的得失也很清楚，是一个不可逆的积累，我们得到了，同时失去了。

我不知道这么写算不算序，我想的是告诉你我们这座城市里一个比较优秀的职业女性，她在听，在写，在感受，在描绘……那些非这座城市莫属的悲喜和生活。

目 录

没有永远的情人 /3

情人这东西并不是那么好玩的，不是自己栽进去，就是别人栽进去，哪一样都不好玩。

早开的花儿易受伤 /5

早恋不好，它伤害了我们的青春，可青春是一件无法阻挡的事情。

谁是谁的第三者 /27

谁都可能被卷入生活的激流，今天是谴责的一方，明天也许就是被谴责的对象，情感的发生没有简单的是与非。

风尘已是昨日 /39

并非每个堕入风尘的女子都因为贪慕虚荣或天生轻浮。只要有会机，谁不愿意做阳光下高尚的职业？

笼中小鸟向往自由 /51

那一年我22岁，孩子的啼哭声惊醒了我的幸福梦。我才知道害怕了，我是未婚妈妈，我后悔，可是太晚了。

寻找两个人的夜晚 /63

我问他：“如果我没有房子，如果我有孩子，你还会这样疼我吗？”钱老师老实地回答：“那我要考虑一下。”

六年地下情 /71

那是一个雨夜，我一个人在长街上对天祈祷：我发誓如果上苍能放过方华这一回，我就永远不再和他在一起。

等待爱情 /81

蓝玉说自己一向是很理性的人，没想到来深圳这些年，却与一个小她6岁的男人陷入了一场狂热的婚恋之中。

少妇遭遇“网狼” /93

话题很快就向危险的悬崖边滑过去，但我有意跟随这种涉险的感觉，谈到了爱与性等敏感话题，第一次就聊到很晚。

我不是“二奶” /105

离开家的时候我还是个黄毛丫头，两年之中我老得多厉害啊，说一口四川话，抱着个孩子，目光呆滞。

将纠缠进行到底 /115

翦平不知哪里弄了一把刀来，将我砍得伤痕累累，把街上的人都吓坏了。但每次打完他又会抱着我哭，哄着我。

一场风花雪月的骗局 /125

在深圳混了这几年，我也不是不知道那些骗局，但看到他日益憔悴的样子，我还是动了侧隐之心……

美女落泪的日子 /137

我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说话特别小心，晚上他出去打牌，一家人都觉得轻松，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我的心就紧缩起来。

你永远不懂我的心 /149

那种吵架、分手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并不是真的想跟他分手，只是闹一闹情绪，想以此来教训教训他，让他珍惜我的爱情。

非正常情感 /159

临回深圳的前一天，两个男人一起陪着我在重庆玩了一整天，第二天又一起送我上了火车。

最后的拥抱 /169

我哭着走过了一间又一间房，找我的东西——到处是我的

小摆设，我把照片一张张撕碎，在凌晨1点离开了那个家。

姐弟恋是一杯苦酒 /179

根本不想亲近他，甚至他身上的气味都让我感到陌生。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傅成气急了，抽出皮带打了我一顿。

苦尽甘来夫妻情 /189

他们一定要把我和廷桦分开，就是要看到他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吗？这就是他们说的为了他好吗？

寻找出走的妻 /201

但她不只一次跟我吵，甚至在我母亲和弟妹在场的时候也表现出来，说什么大家都花她的钱，搞得一家人很不开心。

从白领女孩到 SOHO 老板 /211

我们的“营私舞弊”做得太过分，终于在最后一门考试时被监考老师发现。一向成绩优异的我只达到了大专分数线。

弱女子与她的无赖前夫 /219

接到法院传票的那天晚上，秋风冲进家门，拿一把刀抵着我的脖子说：“你去法院撤诉，否则你没命。”

伤心绝望继母心 /229

我们只好又花钱，把刚刚送进了深圳的一所中学。刚刚上

了一个星期的课就不去学校了，说要出国，不出国就自杀。

打打骂骂小夫妻 /241

认识玛丽以后我们有时一起出去宵夜、蹦迪，甚至还发生了关系，但并没有打算让她做女朋友……

世上少有的好女人 /249

她要不惜一切让儿子上他向往的重点中学。听到她的话，我不敢相信这个决定是出自一个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瘦弱女人之口。

我爱上了心理医生 /259

其实他外表一点也不吸引人，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我还是在自己的倾诉中被他吸引，感情越陷越深。

绝症患者的最后倾诉 /269

虽然家里人都没想到我会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头子，然而舆论压力太大，我妈说：“黄泥巴掉进粪坑里，不是屎也是屎。你们结婚吧。”

以平常心走坎坷路 /281

我当着朝霞父母的面问：“朝霞，你选择他还是选择我？”朝霞哭了，但她还是选择了我，我带着朝霞回了深圳。

命运遮住了半边脸 /289

父母看到我在婚姻生活中遭受的摧残和折磨后，都为当初逼我结婚感到内疚，所以对我后来的决定不再阻挡。

娶个“二奶”做太太 /301

单位有同事看到阿美，怀着好心对我说：“甘州，你老婆像是‘鸡’，你要当心点。”我一听就跟人翻脸。

在沉默或爆发中煎熬 /311

我的病就是因为他才得的。我有口难言，就是说出来也没人相信我。因为几十年来他都说我有精神病。

从爱人到仇人 /319

一天，我发现他的手机上有同一个女人的多个电话留言信息，我如五雷轰顶，就打出了他的手机话费清单。

在爱与痛的边缘 /327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他完全失控了，竟然从园岭人行天桥上跳了下去。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337

她喝醉了，阿军送她回家。阿军一直很喜欢她，那天他确实在他那里待了一个晚上，但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发生。

谁是孩子的父亲 /347

一想到我会和别的男人有小孩，他就受不了。他问我齐君是什么血型，我说了。何当说他跟齐君是同一血型，不会有问题的。

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357

当马来迈入我的宿舍大门的一刻，他老婆紧接着就走了进来，对马来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我怎么做都不是你的老婆,你要我的时候我得马上就来;不要的时候,恨不得我立即消失,这我做不到。

——约访人

我没有权利站在任何人的一边,除了把别人的痛和泪真实地记录出来,我对他们的命运无能为力。

——记者



没有永远的情人

约访人：阿箬，女，35岁，大学毕业，离异有一子，深圳某公司职员。

约访时间、地点：2000年11月某日，报社办公室。

阿箬是周末到报社来见我的，她个头高，脊背笔直，五官清秀，气质高雅，只是神情有些萎顿。许多女人见了我，都会让我猜她的年龄，阿箬也是这样。我很少有猜错的时候，时光的流逝在女人身上总会留下细碎的痕迹，是化妆和美容都无法完全掩饰的。相反，能够掩饰的，是心情。一个心情开朗，充满爱与自信的女人，总显得年轻些。阿箬的心情就有些沧桑，男人带点沧桑是魅力，女人的沧桑，就是真的沧桑。

那个周末的下午，阿箬流了很多眼泪，我一直忙着递纸巾。这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陷入一段不应有的感情本已在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而且她把自己完全赔进去了，所以心理失去平衡，做出了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情。

我后来看见有篇文章的标题，叫“从爱情动物到危险动物”，觉得用在阿箐身上最恰当，可惜被那篇文章用掉了。

阿箐自述：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了家乡的县城。我品貌出众，难免有点心高气傲的，结果拖到了二十七八还没有结婚。一直到1993年，我才和金山结了婚。金山只有大专文化，人长得也不是很好。不过，刚结婚时我们还是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第二年，女儿出世，我的心全部都放在了家里，将小家庭打理得十分温馨。

我这个人喜欢争强好胜，因为太清高，在单位干得不是很得志，就希望做个好妻子、贤内助，让金山在事业上干出点名堂来。可惜金山太不上进，我让他继续念书，他念不进去，希望他进步，他就跟我吵。我觉得他素质太低，心里有些看不起他，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失望。

1996年，我离开家乡南下，和金山说好，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想想。到深圳后我很快在一家地产公司找到工作。那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深圳确实是适合我的地方，很快成绩就显露出来。

下了班，我就给女儿打电话，想孩子经常会想得哭起来。一个人在外面，也开始想着金山的种种好处，他对我一直是真心喜爱的。周末和金山通电话的时候，也有些儿女情长。为了打发剩余的时间，我工作得很卖命。经理于劲对我说：“阿箐，好好干，明年公司给你把户口办进来。”我听了很开心。

于劲有40来岁，当然有家室。我自己一向是个清高的人，从小受家庭教育的熏陶，从来不随便跟男人来往。在来深圳最初的那一年多时间，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下了班自己做

